



胡風這個反革命黑幫

瞿光銳 聶真編寫
新知識出版社

胡風這個反革命黑幫

瞿光銳 聶 真編寫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上海

胡風這個反革命黑幫

瞿光銳 聶真編寫

*

新知識出版社出版

(上海湖南路九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新0165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 1/4 字數：60,000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110本

定價：(4類) 0.25 元

前 言

“人民日報”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到六月十日這一期間，先後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後，胡風和胡風這個反革命黑幫的反對人民、反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整個革命事業的罪惡行爲，已經真相大白。根據現在已有的材料證明：胡風和胡風這個反革命黑幫，決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只是文化界少數野心分子的一個小集團”，“不一定有什麼反動政治背景”；而是偽裝得非常巧妙的、鑽到革命的“心臟”裏來，長期進行各種破壞活動的陰險的敵人。組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是些什麼人呢？它的主要骨幹，有的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反動軍官，惡霸地主；有的是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變節分子……，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很早就有着密切的聯系。這個反革命黑幫，在解放以後不但是更隱蔽了，而且是更發展了。他們以兩面派手法進行的反革命活動就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爲目的的。

現在，胡風反革命集團已被徹底揭露，這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中所取得的一次重大的勝利。但是，胡風事件對於我們是一個嚴重的教訓。胡風反革命集團能够在我們的革命隊伍中隱藏了這麼久，才被揭

露；胡風分子能够混進我們的某些政府機關，某些軍事機關，某些教育機關，某些文化出版機關和報社以及某些經濟機關，混進某些民主黨派、工會、青年團等羣衆團體的領導機關，甚至還混進了中國共產黨，這些事實就是我們警惕性不高或者喪失警惕性的證明。我們的眼睛不够明亮，不善於辨別好人和壞人，特別是不善於辨別那些偽裝擁護革命而實際上反對革命的壞人。可以肯定地說，不僅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分子混進了革命隊伍，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已經混進來了。因此，革命的人民必須從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中吸取教訓，提高革命熱情和政治警惕性，學會辨別一切暗藏敵人的本領，爲徹底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這一鬥爭的結果，將會大大地加強革命政權，有力地保衛我們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勝利前進。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已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彙編成冊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目前各地工作幹部、知識分子和廣大羣衆都已在組織學習。“胡風這個反革命黑幫”，是我們在學習這些材料的同時，根據全國各地報刊上揭發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進行罪惡活動的事實，整理編寫而成的。每篇大體上以胡風集團的個別分子爲單位，擇其重要的事實，作了概要的敘述，以便利一般讀者在學習“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時，較有系統地了解胡風這一批反革命黑幫中人物的來歷和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策略、方式和特點，進一步認識他們的醜惡面目和反動本質。

這裏應該聲明一下的是：由於我們接觸和搜集的材料是

不多的，也很不完全，因此對某些胡風分子的記述和揭發是不全面的，或者，只是初步的；有的胡風分子這裏還不曾提到。所以，這個小冊子，充其量也不過是供讀者們在學習時作一些參考，其他作用是說不上的。

這些東西，曾在上海“新民報”上連載過，但是由於開始編寫時缺乏計劃性，以及時間的限制，因此編寫得比較粗糙。出版小冊子時，雖在詞句上作了若干修改，同時也根據最近報刊所載，摘錄和補充了一些新材料，但由於是在匆促中進行的，謬誤之處一定不少，希望讀者幫助和指正。

瞿光銳 聶 真

一九五五年七月

目 錄

反革命頭子胡風的來歷.....	1
特務“戰術教官”阿壠.....	9
特務“詩人”綠原.....	13
胡風的忠實走狗——蘆甸.....	16
反革命“理論顧問”謝韜.....	20
路翎的反革命“才華”.....	23
胡風在黨內的代理人——彭柏山.....	28
劉雪葦的野心.....	32
“狗頭軍師”方然.....	36
賈植芳——“販賣人口的教授”.....	40
“恨一切人”的胡風分子張中曉.....	44
爲胡風反革命集團忠誠服務的曾卓.....	47
魯藜的“詩”和“預言”.....	52
歐陽莊的“新發現”.....	56
冀沔所謂的“追求革命”.....	60
胡風分子梅林的嘴臉.....	65
地主反革命分子莊湧.....	69
在廣州的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朱谷懷.....	72
胡風分子呂癸在山東大學.....	77

張禹的反革命行徑.....	82
在北京的胡風分子：嚴望、馮大海和牛漢.....	84
“頭頂劉雪韋，腳踏新文藝”	88

反革命頭子胡風的來歷

胡風——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頭子。

這個自稱“追隨革命”二十多年的“革命作家”，來歷一向是不明不白的。從前文藝界有些認識胡風的人，也從沒有聽見過他談起自己的歷史，甚至於連他自己的真姓名也不願提，後來，連他的子女都放棄了真正的姓氏，跟着他姓了“胡”。

胡風原名張光人（這是他的“官名”，是在國民黨反動派機關裏做事時用的），又叫張光瑩，又曾名谷非（這是他的化名，是在“左聯”時期用的），是湖北省蘄春縣人。

胡風出身於一個由富農上升為地主的剝削家庭裏。他的大哥張名山是個惡霸，解放前因為煽動當地宗族之間的械鬥被對方打死，胡風還寫了文章追悼他，並為這件事到當地國民黨省政府去活動，要求當時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主任委員方覺慧“支持”。方覺慧和胡風關係密切，也就“支持”了他，將打死他大哥的對方幾個姓方的械鬥的主使人交出來，後來並判了刑。胡風的二哥張名梯是個“細心細肝，面善心毒”的狡猾地主。胡風的四弟張學仁是當地的聯保主任，強佔人妻，無惡不作，解放後被當地羣衆捉住，扣押起來。胡風知道這件事情後，還寫信到當地去質問人民政府“何以不講政策”。

胡風對他的地主家庭，一刻也沒有停止過他的所謂“愛

愛”的關切，他除了早已表示要把那本臭名昭著的“逆流的日子”“呈獻”給他那個反革命惡霸地主大哥外，一九五二年他那個給當地人民管制着的地主二哥六十歲生日，胡風還特地寄了幾件新衣服回去，大紅條子上寫着：“以這幾件新衣爲二哥祝壽。”胡風實際上是在祝禱地主階級的死而復生。

一九五一年胡風曾經隨北京土地改革工作團到西南地區參加土地改革，在他工作所在的四川巴縣一個點、一個村裏，他還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破壞活動。進行土地改革時，黨號召大家要把土地改革與當時的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兩大運動結合起來，胡風却說：“我是來搞土地改革的，不是來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的。”上級號召羣衆訂愛國公約，他說這是“形式主義”；農民增產節約捐獻飛機大砲，支援抗美援朝，他誣蔑他們是“被迫的”。在土地改革進行中，胡風又惡意的侮辱和打擊村幹部、積極分子，陰謀破壞土地改革運動。那年“七一”前後，“新華日報”發表了毛主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件指導土地改革工作，胡風對這些偉大經典著作很冷淡，並輕蔑地說：“還不是那一套！”

胡風從來就是這樣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來反對農民解放和壓迫農民的，這就是胡風平日最愛說的“愛愛仇仇”。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胡風反革命的立場是一貫的。

二十多年前，胡風進了北京大學後，受到當時革命浪潮的沖擊，曾經想投機革命，加入過共產主義青年團。可是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時，北洋軍閥段祺瑞統治下的白色恐怖，嚇得他離開了革命，堅決退出了團。後來，他率性跑到江西蔣賊的

“剿共”軍隊裏做反共的政治工作去了！這是他正面反共的開始。

後來，他又採取了另一種更加陰險惡毒的方法來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和反對革命，這就是把自己偽裝成為滿口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工作者”，混進革命隊伍裏來，從內部進行陰謀破壞活動。——胡風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一樣，他們是懂得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這一條人所共知的真理的。這就是胡風二十多年來幹的“挖心戰”的反革命勾當。

胡風去日本混了一個時候，幹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後，一九三三年胡風回到中國，據說是從日本被“驅逐”回國的，因此，他變成了“進步分子”，混進了革命陣營，參加了當時黨所領導的進步文藝團體“左翼作家聯盟”。

這一個時期，胡風所表現的政治態度和他的社會職業是頗不相稱的——身為“左聯”重要成員之一的胡風，一方面在政治上表現得極為“左”傾，“激進”異常；而另一方面他却安全地在担任孫科所屬的一個出版機關的編輯工作。谷非和張光人，好像完全是兩個人似的。

胡風混進“左聯”之後，他的新的反共戰術開始施展出來，使左翼文藝界內部接連地發生了一些風波。其間主要是因為胡風在有計劃的挑撥魯迅先生和黨的關係，陰謀分裂革命文藝隊伍。

當時的上海，處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下，魯迅先生同共產黨員和羣衆的接觸有很多困難，胡風便利用這種困難條件，在魯迅先生面前挑撥是非，造謠生事。胡風先是離間魯迅

先生和茅盾同志的合作，後來又多方破壞魯迅先生和黨員作家周揚、夏衍、馮雪峯等同志之間的關係。例如在一九三五年，黨號召全國人民一致抗日救亡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公開提出之後，全國各階層人民熱烈擁護，“左聯”也正確地採取了自動解散的步驟，以推進全國文藝界的大團結運動。但胡風在這一時期非但沒有作過一點有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相反的却在左翼作家內部興風作浪，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中，製造革命陣營的分裂。這是胡風早年的反革命活動“拿手傑作”之一。

一九三六年，進步文藝界又發生了令人痛心的事：一件就是胡風有意在身患重病的魯迅先生面前造謠，說左翼文藝作家中有人誣譏魯迅先生是“托派”；另一件事是經胡風之手轉去了托派分子陰謀污辱魯迅先生的信件和刊物。胡風這種鬼蜮伎倆，顯然是和托派的陰謀有關，而胡風以後的一切作爲，也證明了他與托派匪徒的血肉關係。

當時，魯迅先生雖然還沒有能够識破胡風的奸計，而爲他的兩面派手法所蒙蔽，但是魯迅先生和我們黨的關係，不是任何人所能破壞的，魯迅先生對於革命的忠誠，也不是任何人所能動搖的。托派匪徒企圖破壞魯迅先生和我們黨的關係，可是魯迅先生公開的回答是：“爲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按：這裏是指以毛主席爲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我得引爲同志，是自以爲光榮的。”胡風企圖破壞魯迅先生和我們黨的關係，自然也不能成功。雖然他的挑撥手段暫時之間的確也發生過一些作用，引起了魯迅先生的一些不愉快，但魯迅先生

後來終於對胡風起了懷疑，而並沒有給胡風欺騙到底。

除此之外，胡風也常常假托魯迅先生之名，散佈種種別有用心的流言蜚語。據他說，魯迅先生因為“鑒於中國的事事落後，內部又自相殘殺，而革命陣營內部亦派別糾紛爭鬥不已”因此“對於中國的現在和未來是極悲觀的”。實際上魯迅先生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及其實現共產主義的前途，是具有無比堅強的信心的，他的一生，也就是爲此而奮鬥的，怎麼會說這種話呢。而胡風，在這個時期是很希望“內部自相殘殺”的，“派別糾紛”愈多愈好，他自己不去認真做“左聯”的工作，却罵堅持工作的黨員作家是一個“宗派”；自己常常在“左聯”組織內外，偷偷摸摸拉攏一些人來搞一幫一派。他還“勸告”一些青年作家，說“青年有爲的作家們可不必急急於參加革命組織。革命組織內部既如此之糾紛而擾攘，明爭而暗鬥，倒不如置身事外，還可多做些切實有益的工作……”。這種荒謬透頂的反動言論，難道像是出之於一個革命作家之口的嗎？

胡風的反動文藝思想，在日本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了一個體系。混進“左聯”以後，他就歪曲蘇聯文藝界清算“拉普派”的事實，以反拉普派爲名，瘋狂地攻擊唯物主義，反對進步作家應當取得革命的世界觀，嘲罵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

抗日戰爭時期，進步作家們都轉入公開活動，胡風反革命的政治態度，也更露骨了。他在武漢、重慶等地主編的文藝刊物“七月”上，發表了很多散佈不健康思想情緒的有毒素的作品，而且積極宣傳他那否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文藝創作的指導作用，否認作家必須具有進步世界觀的“理論”。當一九三九

年國民黨反動派採取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政策，反共暗流到來的時候，胡風就用理論來反對作品的政治傾向，反對作家的政治積極性，提倡寫“暴露黑暗”的作品，——主要暴露革命人民、革命組織內部的所謂“黑暗”，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真正的黑暗，倒是次要的。所以，當時就有人指斥胡風是“新的第三種人”。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變後，許多進步文化人出走香港，胡風混雜其中和國民黨派去的特務一同到了香港，繼續進行他的特務破壞活動。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黨指示在香港邊境的堅持抗日游擊戰爭的東江縱隊援救淪陷在香港文化人出險。胡風就利用當時艱苦的環境和某些同志吃不了苦的情緒，煽動他們對黨的不滿，並對東江縱隊的同志進行惡毒的攻擊。

胡風在武漢和重慶時期，和國民黨的許多特務頭子有聯系。國民黨特務頭子之一的陳焯，是他的老朋友，他和“中統”也有關係。這兩點他自己也已經在給黨羽的密信裏暴露出來了，其他的特務關係還有不少。在重慶的時候，胡風在李子壩國民黨大特務王芃生主持的特務機關“國際宣傳處”“工作”過，並按月到蔣匪文化特務頭子張道藩所主持的偽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去領津貼。胡風和張道藩、王平陵等文化特務的關係密切，這點，他自己也是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津津樂道的（見“逆流的日子”後記）。國民黨文化特務陳紀澄，最近在台灣蔣賊“中央日報”上發表文章說，胡風在一九三七年就和他有了聯系。

抗戰末期，桂林失陷時，國民黨特務頭子張道藩親到前綫

去“搶救”胡風。蔣賊還“召見”過胡風。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傳到重慶之後，胡風立刻出馬反對。一九四四年“時事新報”的元旦增刊上，胡風就以“現實主義在今天”為題，反對毛主席提出的文藝方針。而這張“時事新報”，就是“四大家族”首腦之一的孔祥熙的喉舌。

不僅胡風與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有直接關係，而且他的那些幫兇們也是一些同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有密切聯系的反革命分子：有的是國民黨匪軍的什麼“少將”、“上校戰術教官”、“新聞檢查官”，有的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務、反革命地主……。胡風集團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蔣賊的忠實走狗。

當胡風問題剛揭開，胡風集團的三十萬字的“意見書”剛公佈的時候，台灣和香港的蔣賊報紙、雜誌和電台，正同那時候的胡風分子們一樣，不禁“為樂觀所蔽”，表現了難以抑止的歡欣和鼓舞。他們對胡風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綱領，狂熱地加以歌頌，認為是“黨論”，“確實有道理”，“一針見血”，甚至高呼：“向胡風表示歡迎！”什麼胡風“有胆量，有勇氣，有思想”啦；什麼胡風“有批判，有根據，也有影響性”啦；什麼胡風“已經根本否定了黨（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啦……那種興高采烈、手舞足蹈的神氣，真可謂直透紙背了。可是，當他們看見他們的一整批爪牙像洞裏的老鼠一樣被挖出來時，也就跟着大失所望，大放悲聲了。說什麼“陷害”“無辜”呀，什麼“寧有倖存之理”呀……看，他們是多麼息息相關！胡風“樂觀”，蔣匪幫就

“歡迎”；胡風“悔恨”，蔣匪幫就“驚心”；胡風集團要被徹底粉碎，蔣匪幫就焦急地爲之呼冤。胡風生怕自己的反革命集團被發覺，在同他的嘍囉寫密信時，囑咐他們不要承認有組織：“誰也不跟誰穿連襠褲”。他之所以要這樣囑咐，難道不正是因爲他們穿的是“連襠褲”嗎？現在明顯地可以看出，胡風和蔣介石穿的也是“連襠褲”。

替胡風打氣，轉變爲替胡風開脫，假撇清，這是蔣賊造謠公司的策略性轉變。其目的是企圖繼續保存他們的力量，讓他們的爪牙得以重行潛伏下來，伺機再起。可是變來變去，剩下一條尾巴，還是變不掉。蔣賊“中央日報”“述評”中招供得很清楚：“迄今還……潛伏着不可忽視的反共力量。”

特務“戰術教官”阿壠

阿壠，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重要骨幹分子，有名的“鬪將”。近年來，他儼然成了胡風集團的重要“頭目”。

胡風對這個阿壠是非常看重的，在胡風寫給他的嚙囉們的密信中，胡風口口聲聲稱之為“龍兄”、“梅兄”，對外吹噓的時候，阿壠被捧為“追隨革命十多年的革命作家”。而阿壠，也一向是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自居的。

可是，阿壠真是一個革命作家嗎？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從“人民日報”發表的第三批材料和各地報刊初步揭發的材料可以看出來，阿壠和胡風一樣，很早以來就是蔣賊的忠實走狗。別的暫且不說，一九四六年七月蔣賊發動反革命內戰的時候，這個阿壠就在蔣賊的陸軍大學當“教官”，當匪軍參謀本部——偽軍令部的上校軍官。他在寫給胡風的信裏，對蔣賊發動的內戰“充滿了樂觀”；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力，“三個月可以擊破”，“一年肅清”。信裏對蔣賊在一次軍事會議上的“訓話”，加以無恥的吹噓，說蔣賊的“自信”，使大家更為“鼓舞”。他把人民革命的力量看做是“膿”，認為“總要排出”；認為進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須堅決徹底，“一不做，二不休！”……

原來這個掛着革命假招牌的反革命黑幫分子阿壠，也是別有來歷的人物。